

紅樓夢考證



上海印書館出版



海上漱石生序

紅樓夢是一部定情書古人已先我言之矣然其言情之處在在用借賓定主法以曲筆反筆襯筆逆筆出之有匣劍帷燈之妙與平鋪直叙者大異故目光淺陋者不可讀紅樓夢心地模糊者更不許讀紅樓夢蓋目光淺陋者讀之如醉眼看花迷惘特甚雖讀與未讀等心地模糊者讀之則必致看朱成碧謬誤實多大昧作者之本旨也武林洪秋蕃先生博學多才看書能獨具隻眼且心細於髮無一字肯稍涉大意生平最嗜讀紅樓夢反覆玩繙無慮百數十遍探賾索隱始盡得書中之奧乃竭畢生精力箸紅樓夢抉隱十六卷凡作者之曲筆反筆襯筆逆筆一一爲之剖析靡遺若水銀瀉地之無孔不入而紅樓夢一書於是遂底蘊畢宣使後之讀者得以開卷了然無歧途誤入之慮尤妙在抉發處無附會及穿鑿之弊更未嘗加以武斷強不知

以爲知故一經揭破之下我知凡喜讀紅樓夢者必當將原書一一細按恍然各有所悟而謂昔之讀書何以漫不加察乃致若墮五里霧中雙目失其瞻視今始雲破月來得以無微不顯而紅樓夢爲一部定情書之說古人言誠不我欺試觀全書用情專一雖處處偏若出以泛鶩實則其泛鶩處皆渲染處譬諸作畫者以山爲主凡灤洄之水曲折之橋蒼茫之樹迷離之草皆渲染之筆也箸紅樓夢者亦猶是以黛玉爲主餘人皆水耳橋耳樹耳草耳然苟無此抉隱一書以發明之恐讀紅樓夢者十九味厥主旨如看山者之不能得廬山真面也抉隱之爲效若此則以此書爲紅樓夢照心鏡可爲讀紅樓夢者之指南針亦可其書洵足傳矣爰亟將稿付諸手民出版行世而爲之序

癸丑孟冬月海上漱石上序於滬北退醒廬

海上漱石生
鑒

定紅樓夢考證序

昔吾宗卓吾公有言曰拜月西廂化工也琵琶畫工也員讀紅樓夢一書見其縑總萬端囊括羣有如鑑程物若綫穿珠喁喁焉縷縷焉舉兩國公府中至纖至瑣之兒女私情細而至於米鹽凌雜靡不窮態極致一一繪出未嘗不執卷歎曰此書世其又畫工之筆墨也夫二十年來花晨月夕酒熟茶溫與二三知己輩論列宵榮平章釵黛常令娓娓忘倦雖互有斟酌究少異同歲庚寅辛卯員館於洪明府小蕃君處其封翁秋蕃先生手一編示員題其籤曰紅樓夢抉隱披誦一過又不禁爽然失曰某讀紅樓已有年至今固未知紅樓也紅樓蓋畫工也亦化工也徵先生亦孰知是書之妙者先生文章麗卿雲政績媿召杜嘗宰吾邑共頌神君晚年舍二千石作六一翁就養粵

西以圖書筆墨爲樂一篇跳出遠近傳觀是編特遊戲之作而獨具隻眼抉
摘入微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先生豈有意求工乎哉不知以先生之才之識
又夙工於文卽不求工於是而愈覺其工此所謂化工也秉化工之筆說畫
工之文則畫工亦成爲化工矣此固天造地設留此一段傳奇之筆墨在當
日之作紅樓者固不自解遲之又久復天造地設有此一段傳奇之筆墨
在今日之說紅樓者亦不自解也是真所謂化工也向以畫工目紅樓殆吾
學之未化歟員願普天下之讀書者取先生是編而觀之則庶乎可以讀書
矣是編也誠讀書之圭臬也詎止紅樓之功臣也哉

昭潭李兆員頓首拜譔

紅樓夢考證總目

- | | | |
|-----|----------|----------|
| 第一回 |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 第二回 |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 第三回 |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 接外甥賈母憐孤女 |
| 第四回 |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
| 第五回 | 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 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
| 第六回 | 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 劉老老一進榮國府 |
| 第七回 | 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 赴家宴寶玉會秦鍾 |
| 第八回 | 賈寶玉奇緣識金鎖 | 薛寶釵巧合認通靈 |
| 第九回 | 訓劣子李貴承申斥 | 嗔頑童茗烟鬧書房 |
| 第十回 |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

- 第十一回 慶壽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 第十五回 王熙鳳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菴
-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 第十八回 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天倫樂寶玉呈才藻
-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淨日玉生香
-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俏語謔嬌音
-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識語
-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仗義俠 癡兒女遺帕惹相思
-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冤靈玉蒙蔽遇雙真
- 第二十六回 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 第二十八回 蔣玉函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齡畫蔷癡及局外
-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受撻笞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裏錯以錯勸哥哥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巧結梅花絡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分定情悟梨香院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詠

第三十九回 村老老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柢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第四十一回 賈寶玉品茶櫺翠庵 劉老老醉臥怡紅院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音

第四十三回 間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 第四十六回 鷹兇人難免鷹兇事 鴛鴦女誓絕鴛鴦偶
- 第四十七回 獸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悞思游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臙
- 第五十回 蘆雪亭爭聯卽景詩 暖香塢雅製春燈謎
-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錫 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 第五十三回 宵國府除夕祭宗祠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綵班衣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興利除宿弊 賢寶釵小惠全大體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莽玉 慈姨媽愛語慰癡顰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牕真情揆癡理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叱燕 絳芸軒裏召將飛符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瞞賊 判冤決獄平兒行權

第六十二回 愁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豔理親喪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遣九龍珮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姐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冷二郎心冷入空門
- 第六十七回 見土儀顰卿思故里 聞秘事鳳姐訊家僮
-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賺入大觀園 酸鳳姐大鬧宵國府
-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第七十二回 王熙鳳恃強羞說病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第七十三回 癡丫頭悞拾繡春囊 儒小姐不問爨金鳳
- 第七十四回 惑奸讒抄檢大觀園 避嫌隙杜絕寧國府
- 第七十五回 開夜宴異兆發悲音 賞中秋新詞得佳讖
-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淒清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 | | | |
|-------|----------|----------|
| 第七十七回 | 俏丫嬛抱屈天風流 |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 第七十八回 | 老學士閒徵婉嬾詞 | 癡公子杜撰芙蓉誅 |
| 第七十九回 | 薛文龍悔娶河東吼 |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
| 第八十回 | 美香菱屈受貪夫棒 | 王道士胡謔療妒方 |
| 第八十一回 | 占旺相四美釣游魚 | 奉嚴詞兩番入家塾 |
| 第八十二回 | 老學究講義警頑心 | 病瀟湘癡魂警惡夢 |
| 第八十三回 | 省官闈賈元妃染恙 | 鬧閨闈薛寶釵吞聲 |
| 第八十四回 | 試文字寶玉始提親 | 探驚風賈環重結怨 |
| 第八十五回 |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
| 第八十六回 | 受私賄老官翻案牘 | 寄閒情淑女解琴書 |
| 第八十七回 | 感深秋撫琴悲往事 | 坐禪寂走火入邪魔 |

- 第八十八回 博庭歡寶玉讚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
-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詞 蛇影杯弓顰卿絕粒
- 第九十回 失綿衣貧女耐嗷嘈 送果品小郎驚叵測
- 第九十一回 縱淫心寶蟾工設計 布疑陣寶玉妄談禪
- 第九十二回 評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參聚散
- 第九十三回 甄家僕投靠買家門 水月菴掀翻風月案
-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賈母賞花妖 失通靈寶玉知奇禍
- 第九十五回 因訛成實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寶玉瘋癲
- 第九十六回 瞞消息鳳姐設奇謀 洩機關顰兒迷本性
-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斷癡情 薛寶釵出閨成大禮
- 第九十八回 苦瀟湘魂歸離恨天 病神瑛淚灑相思地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惡奴同破例

老舅自墮驚閱邸

第一百回

破好事香菱重結怨

悲遠嫁寶玉離情

第一百一回

大觀園月下感幽魂

散花寺神籤驚異兆

第一百二回

宵國府骨肉病災祲

大觀園符水驅妖孽

第一百三回

施毒計金桂自焚身

昧真禪雨村重遇舊

第一百四回

醉金剛小鰍生大浪

癡公子餘痛觸前情

第一百五回

錦衣軍查抄宵國府

驄馬使彈核平安州

第一百六回

王熙鳳致禍抱羞慙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第一百七回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皇恩

第一百八回

強歡笑蘅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第一百九回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孽債迎女返真元

- 第一百十回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 第一百十一回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 第一百十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 第一百十三回 懺宿冤鳳姐託村嫗 釋舊憾癡郎感癡郎
- 第一百十四回 王熙鳳歷劫返金陵 甄應嘉蒙恩還玉闕
- 第一百十五回 惑偏私惜春矢素志 證同類寶玉失相知
- 第一百十六回 得通靈幻境悟仙緣 送慈柩故鄉全孝道
- 第一百十七回 阻超凡佳人雙護玉 欣聚黨惡子獨承家
- 第一百十八回 記微嫌舅兄欺弱女 警謎語妻妾諫癡人
- 第一百十九回 中鄉魁寶玉却塵緣 沐皇恩賈家綿世澤
- 第一百二十回 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

海上漱石生
審

定紅樓夢考證卷一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言情之書。盈籤滿架。紅樓獨得其正。蓋出乎節義也。紀事之書。盈籤滿架。紅樓獨矯其常。蓋一於含蓄也。寶玉元配。本屬黛玉。寶釵起而謀奪之。賈母遂背黛而娶釵。於是黛玉守節死矣。寶玉不忍黛玉守節死。亦守義而亡。卒之守節義者。得會合於天仙福地。肆謀奪者。長釐泣於怨雨淒風。而且家道日見陵夷。禍患因而迭至。賈母一事乖謬。百戾隨之。以全福全壽之人。卒不得全受。以歸。書所謂從逆凶者非歟。然韜其意於字裏行間。不使讀者一眼窺破。遂成天下古今有一無二之書。僕自束髮受書以來。卽讀紅樓。卽有心得。輒歎天下奇小說。有此一副異樣筆墨。然自少至壯。

足迹半天下。抵掌譏紅樓。迄無意見相合者。且有牴牾而加姍笑者。乃舍斯人而求諸書肆。凡批本及傳贊圖詠。悉取覽焉。甫數行。卽與意迕。竊自訝鄙見果有偏耶。抑斯人之目光不炯耶。因再取全傳潛玩之。審乎所見不謬。遂隨筆而記之。嗣以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束置高閣者三十年。罷官後。爲小兒昌言迎養。粵西之蒼梧富川等縣署。課孫暇。一無事事。爰將前所筆記。增足而手錄之。雖不足當大雅一粲。而作者慘淡經營之苦心。或不致泯滅焉。嗚呼。生平所讀何書。不能羽翼聖經賢傳。顧於傳奇小說。闡發其奧義。斯亦陋矣。雖然。賢者識大。不賢者識小。僕爲世人所棄。其不賢甚矣。小者之識。不亦宜乎。

紅樓夢是天下古今有一無二之書。立意新。佈局巧。詞藻美。頭緒清。起結奇。穿插妙。描摹肖。鋪序工。見事真。言情摯。命名切。用筆周。妙處殆不可枚舉。而

且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言鬼不覺荒唐。賦物不見堆砌。無一語自相矛盾。無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賀節。慶壽理喪。問卜延醫。鬪酒聚賭。失物見妖。遭火被盜。以及家常瑣碎。兒女私情。靡不極人事之常而備紀之。至若琴棋書畫。醫卜星命。抉理甚精。觀舉悉當。叱又龍門所謂於學無所不窺者也。然特餘事耳。莫妙於詩詞聯額。酒令燈謎。以及帶叙旁文。點演戲曲。無不暗含正意。一筆雙關。斯誠空前絕後。憂憂獨造之書也。宜登四庫。增富百城。

紅樓妙處。不可枚舉。尤妙者。莫如立意之新。意淫二字。創千古經傳稗史未有之奇。明明劍也。而匣之。明明燈也。而帷之。令觀之者。見匣不見劍。見帷不見燈。逼視之。乃知匣有劍。帷有燈。然筆下則但寫匣與帷。更不示人以劍與燈。花樣新翻。得未曾有。風流之事如是。婚姻之事亦如是。紀敘之辭如是。臧

否之辭亦如是。蓋淫之一字匪惟色慾之稱。舉不善皆淫。如書之福善禍淫。無卽慆淫。左傳之賞善刑淫。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之類是也。又非但不美之稱。其美處亦淫。如皇甫謐劉峻皆號書淫。孟東野詩寢淫乎漢氏之類是也。意者含而未申之謂也。故凡藏於中而不顯著於外者。皆得謂之意淫。悔婚而不言悔。賴婚而不言賴。奪婚而不言奪。以及不善而稱爲善。不賢而稱爲賢。匣其劍而帷其燈。意淫之說也。訂盟而不言訂。守盟而不言守。踐盟而不言踐。以及善而類於不善。賢而類於不賢。示以匣與帷而不示以劍與燈。亦意淫之說也。此二字包羅一切。統括全篇。不啻爲寶玉定評。若崑爲寶玉定評。則寶玉豈僅意淫而已哉。欲讀是書。請先於雲水光中洗眼來。

紅樓妙處。又莫如布局之巧。寫富不寫極富。開卷使說宵榮兩府也都蕭索。內囊已儘上來。寫貴不寫極貴。元春初選女史。繼封才人。晉冊貴妃。賈政初

賞主事銜。洊升員外郎中之職。外任亦祇學使糧道而止。赦珍襲職而已。賈璉捐納同知而已。此爲布局之巧。昔有二畫師。藝名相埒。各畫漢宮春曉圖。其一聚精會神。工繪妃后。而於服役宮娥。不無差等。有美中不足之憾。其一鏤金錯采。崇畫宮娥。而於後宮佳麗。不着一人。但見錦帳低垂。珠簾委地。以取春曉之意。合兩幅觀之。人多珍視畫宮娥者。謂袍袴宮人。已極美麗。其擅椒房寵者。當更何如。而其實祇以上等筆墨。畫中等人材。遂使上等人材。令人擬爲無上上等。如孫武子以上駟敵中駟。中駟敵下駟之巧訣耳。紅樓布局。正與此同。俗手不然。寫富貴必臻其極。及序其起居服食。陳設應酬。則有婆子村氣。見笑大方。亦何弗取紅樓讀之而師之哉。

紅樓妙處。又莫如詞藻之美。尖叉鬪險。徵引搜奇。固已含英咀華。卽辭令之妙。亦非他書所及。

紅樓妙處。又莫如頭緒之清。一部廿一史。從何處翻起。最是閱人。試觀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寶玉試才題匾額。遂將賈府諸人。大觀園全境。逐一點出。不獨使讀者一目了然。卽作者信筆寫去。亦不致有顛倒錯落之弊。創著述家第一妙訣。

紅樓妙處。又莫如起結之奇。開卷一叙。已將結局倒攝一百二十回之前。末後一結。更將本傳結到數千百年之後。且他書皆後人傳前人之事。或他人傳本傳之人。紅樓則爲寶玉自撰。尤創古今未有之格。

紅樓妙處。又莫如穿插之妙。全傳百餘人。瑣事百餘件。其中穿插鬪筭。如無縫天衣。組織之工。可與三國演義並駕。

紅樓妙處。又莫如描摹之肖。性情各以其人殊。聲吻若自其口出。至隱揭奸詐胸藏。曲繪嫖褻情狀。尤爲傳神阿堵。佛家謂菩薩現身說法。欲說何法。卽

現何身。作者其如菩薩乎。

紅樓妙處。又莫如鋪序之工。揮寫富貴之像易。欲無斧鑿之痕難。紅樓鋪張揚厲。獨免此弊。

紅樓妙處。又莫如見事之真。深人無淺語。以見事理真也。若見之不真。則下筆多隔。轉搔癢之病。紅樓序一人。序一事。無不深透膜裏。入木三分。總由見得真。斯言之切耳。

紅樓妙處。又莫如言情之摯。款款深深。世無其匹。是真能得個中三昧者。言情之書。汗牛充棟。要不能不推紅樓獨步。

紅樓妙處。又莫如命名之切。他書姓名。皆隨筆雜湊。間有一二有意義者。非失之淺率。卽不能周詳。豈若紅樓一姓一名。皆具精意。惟囫圇讀之。則不覺耳。茲臚舉以質天下善讀紅樓之人。何爲寶玉。寶黛玉也。謂惟黛玉是寶。非

黛玉不娶也。曰神瑛對頑石而言也。初則頑石。煅煉則成通靈。幻化而爲神瑛。明其不頑也。何爲黛玉待寶玉也。謂惟寶玉是待。非寶玉不嫁也。曰顰兒。則以有效顰之人也。西施有效顰之人。而身價益高矣。其氏林。以其來自靈河岸。且謂有林下風。以才女目之。又如月明林下。以美人屬之。尊之也。寶釵者何。寶差也。謂賈母王夫人以寶釵爲寶。識見差謬也。貶之也。薛雪也。有陰冷之象。林遇雪則無欣欣向榮之兆。而有蕭蕭就萎之憂。然雪雖虐林。而有晴雯小照於林間。猶有和煦之景。晴雯去而林無生氣矣。故晴雯爲黛玉小照。襲人者能襲人婚姻以與人者也。寶玉正配。本屬黛玉。襲人能襲取以予寶釵。並不明張旗鼓。如潛師夜襲者然。故曰襲人。然其所以故。則以寶釵行爲與己相合。故爲寶釵小照。至舊名珍珠。以在賈母處耳。及待寶玉。珠已破而不圓。不成其爲珠。故奪其名以予賈母後補之婢。太君無信之人也。寶玉

親事。既許黛玉。復遷異於寶琴。既改寶釵。復游移於傅試之妹。婚可賴。盟可背。人而無信。莫此爲甚。古無信史。故氏太君以史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必自率以正。而後能正人之不正。賈政內不能刑于妻妾。外不能駕馭豪奴。徒知嚴厲於其冢子。是謂道之以政。非率之以正也。故不曰正而曰政。又政。眞也。謂賈政乃眞有其人。與甄應嘉對勘。嘉假也。謂甄應嘉雖氏甄。應作假論。太虛幻境對聯云。假作眞時眞亦假。蓋指此。然皆統乎寶玉而言。謂買寶玉乃眞寶玉。甄寶玉乃假寶玉也。敬之文曰。苟謂買敬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齊家。惟苟免於是。非場而已。赦者。有罪之辭。然賈赦之罪。猶可赦。故後獲譴。亦遇赦。珍與殄相似。賈珍自取滅亡。有類乎殄。璉以連爲文。賈璉連類而及。稍次其兄。蓉小子庸劣不堪。環小子頑梗實甚。珠號夜光。故賈珠早世。蘭香遠襲。卜賈蘭亢宗。王夫人不能主中饋之人。家務則仰賴於姪婦。婚

姻則顛倒於妖鬟。但知聽宵小之言。遂紛召乖戾之氣。中藏無主。故去一點。以氏王。邢夫人。初具人形而已。處事則糊塗無見。待人則刻薄居心。於時爲秋。於行爲金。於聲爲商。於官爲刑。故取聲象形。而氏。邢。紈。扇也。李。紈。少。寡。如秋扇之見捐。然有令德。能奉揚仁風。李花白如縞素。故氏。李。熙。希也。鳳。奉也。謂鳳姐爲人。專以希意。旨工趨奉也。他都無論。王夫人。擅撥賈母。悔黛玉之婚。改寶釵之聘。明知其不可。而迎合以成之。故以希奉名其人。且尅扣盤剝。亦非主持家政之道。故亦氏王而爲王夫人之姪女。元春得春氣之先。占盡春光。故有椒房之貴。迎春如當春花木。迎其氣則開。過其時則謝。其性類木。故又謂之木頭。惜春。謂青燈古佛。孤負春光。故曰惜春。若探春則不然。有春則賞之。無春則探之。不肯虛擲春光。故其爲人。果敢有爲。長得春氣。非葳蕤自守者比。且明於事理。腹有陽秋。皆探討之功也。故曰探春。尤氏。叢過之人。

秦氏可輕之人。去來無定者。湘上閒雲。故湘雲以名其始。與黛玉莫逆。後爲寶釵交歡。遂與黛玉反眼若讎。此不信乎朋友之人也。故亦如太君之姓。出岫之雲。可爲霖雨。出岫之煙。無足重輕。邢岫煙郊寒島瘦。亦秋官之象。故亦如邢夫人之姓。寶琴抱琴也。琴少知音。故與寶玉無繾綣。梅花三弄。是其所託。故以瓶梅題其豔。適梅終其身。水波散處爲紋。餘霞散處成綺。故李紋李綺。爲大觀園閒散之人。花當春則旺。當秋則零。秋芳之花。不能與羣芳鬪豔。故傅秋芳不入大觀園。而向隅。然寶玉親事。賈母亦爲之游移。如薦卷之副本。故氏以傅。而爲傅試之妹。周姨娘。其內吉之人。趙姨娘。如山魃之人。梧桐驚秋而葉落。秋桐來。肅殺至矣。故曰秋桐。巧姐。巧於遇者也。遇劉極巧。故曰巧姐。妙玉。妙於竊者也。竊玉極妙。故曰妙玉。尤二姐。尤物也。尤三姐。則有尤人之意矣。紫鵑。啼冷月之鳥也。托於林而遇雪。尤有寒鴉之色。然有血性。故

忠於事主而有赤心。鴛鴦不獨宿之鳥也。然不妄耦。故以名。鶯兒善爲枝上
嗁。以驚人夢醒之鳥。寶釵教令籠絡寶玉。卽游揚其主之美。以喚醒夢夢之
人。故曰鶯兒。而氏以黃。或曰黃金鶯。黃金纓也。寶釵用以絡玉。故名。亦通。平
者。平其所不平也。如平斛之概。鳳姐行事太過。賴平兒以平之。故平兒最賢。
雪雁。寶釵藉以爲贗者也。曾爲薛氏贗婢。故曰雪雁。素雲與李紈而爲素者
也。侍書則侍書而已。司棋。人奇事奇。志節尤奇。青衣有此。斯亦奇矣。故曰司
棋。高士之女。辱於青衣。屬於俗子。其遇應憐。故曰英蓮。中材之婢。偶因一顧。
便作夫人。其實僥倖。故曰嬌杏。金桂精怪也。雪遇夏。未有不銷亡者。故氏夏
蟾。有毒之物。薛蟠寶之。故曰寶蟾。薛蟠謂蟠踞買家而不去也。薛蝌謂蝌蚪
雖能作字。而文理不屬。然較誤認庚黃之兄。差勝矣。秦鍾以情終也。秦業秦
孽也。代儒有猷迂之象。賈瑞眞睡夢之人。王仁謂忘其爲人。卜世仁是不是。

人卜回修是不顧羞。邢德全謂僅形貌生得全。而無人心。張友士謂醫道有足恃。胡君榮謂胡姓真庸醫。馮淵是逢冤。詹光是沾光。單聘仁是善騙人。王爾調謂調和作媒。程日興謂能條陳家道。日興焦大焦躁之僕。包勇抱勇之夫。柳解舞之物。與寶玉相憐。故曰柳湘蓮。函受矢之物。爲寶玉受矢。故曰玉函。又蔣將也。將變函人爲矢人。以射寶玉之人。故氏蔣茗煙。盟湮也。焙茗背盟也。謂寶黛婚媾之盟。既湮沒不彰。遂爲賈母悔而背之。亦猶襲人舊名珍珠。謂寶黛婚姻之事。如珍珠之圓。後爲襲人襲而敗之。非然者。珍珠茗煙皆極俗字。後改襲人焙茗。亦無意義。何必多此一番筆墨乎。凡此種種。皆從甄士隱賈雨村脫化出來。至王善保家及善姐。皆極不善之人。而以善稱。則以反證大賢大德之寶釵。至善至賢之襲人。與全傳命名之意不同。紅樓一名一姓。不苟如此。豈他書所能企及。

紅樓妙處。又莫如用筆之周。他書序事。顧此失彼。或罅一漏萬。紅樓無此弊。雖瑣瑣碎碎。極不要緊之事。亦必細針密縷。周匝無遺。

紅樓妙處。又莫如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賈政不學無文。惟耽博奕。然狀其爲人。頗類迂拘之學究。嚴以教子。似承詩禮之名家。且攜兒輩應酬。常赴詩壇文會。膺簡命出使。居然視學衡文。固未嘗詆其不文也。然而題聯額於新園。吟髭撚斷。擬破承爲程式。隻字無成。雖不詆其不文。終不予以能文也。賈母悔黛玉親事。確背前盟。寶釵奪黛玉婚姻。實由篡取。然寫賈母改定寶釵。若與黛玉無涉。敘寶釵得配寶玉。儼如金玉天成。固未嘗明書其悔婚奪親也。然而偷梁換柱。公論難道。借雁藏鶯。陰謀日著。雖不明書悔婚奪親。不啻明書悔婚奪親也。寶釵矯詐盜名。襲人奸淫肆妬。然序兩人行事。竟如媲美賢媛。不獨翳俗眼於一時。直欲盜盛名於千古。固未嘗直揭其

隱惡也。然而甘卑污以貢媚。一生之品行全隱。適優伶以貪歡。通體之奸淫畢露。雖不直揭其隱惡。不啻直揭其隱惡也。他如苟且之事。曖昧之行。諸如此類。筆不勝書。莫不含蓄其詞。如詩人之厚。而又激揚其語。如史筆之嚴。然則紅樓真枕經。胙史之文哉。

紅樓開卷寫頑石。自是傳寶玉之文。而不知爲黛玉合傳。不有仙草還淚之癡情。焉有頑石降生之奇蹟。故入傳以後。未序寶玉。先序黛玉。讀者宜以寶玉黛玉平列爲主。餘皆陪襯之人。若寶釵爲戕賊寶黛之人。更不容視同一律。

黛玉爲紅樓正主。故多褒詞。尊題之法也。寶釵爲戕賊寶黛之人。故多貶筆。襯題之法也。黛玉祖皆列侯。父係鼎甲。爲大夫。則任蘭臺寺。放御史。則巡淮揚鹽。既係世祿名家。又是書香望族。寶釵門無華胄。代皆白丁。雖爲皇商。承

辦雜料。實則市儈。浮冒錢糧。此林薛閱閱崇卑。實黛釵根基厚薄也。卽初戶
兩家之事。亦大有逕庭之分。一則敦請名儒。義方訓女。一則倚仗貴戚。非理
殺人。雖行爲出自父兄。而源流實關子弟。至心術品誼。尤優劣懸殊。黛玉則
直率而真。寶釵則機詐而險。一則我行如是。不枉己以徇人。一則尊意若何。
必觀風而阿好。一則隱懷悲憫。恐背前盟。一則到處夤緣。奪人佳婿。甚至篤
盟守義。黛玉則之死靡他。始纂終嫌。寶釵則臨行追悔。此尤關乎志節。絕不
予以含糊。若夫兩結終身。尤有特筆。黛玉雖失嘉耦。遽赴夜臺。而設脫則表
其冥昇。易簀則迎以天樂。及其魂歸故處。境返太虛。則又頭戴花冠。身披繡
服。待姬肅穆。宮殿巍巍。天上人間。殆無儔匹。寶釵雖能絡玉。卒不利金。伉儷
僅及期年。魚水祇邀一度。染指嘗鼎。異味無多。代李僵桃。苦心枉費。而且玉
郎頻加白眼。視之輕若鴻毛。金鎖莫緇緇衣。棄之等於雞跖。謂其爲婦。則室

已無夫謂其爲孀則郎猶在世天荒地老長此贅疣抑揚如此顯明高下何難位置而世之讀紅樓者必欲推崇蘅蕪抑置瀟湘如盲者觀場與作者意迥不知是何肺肝。

或曰黛玉性情乖僻寶釵度量寬宏卽論心術品誼之間亦無軒輊瑕瑜之判前論過刻竊爲不平余曰不然論度量性情兩人尙堪伯仲語心術品誼相去何啻天淵黛玉耿直性成鋒芒外著送花而嫌挑賸面斥不顧何人惱玉而發嬌嗔口角動聞於母心有所否卽當面侃侃而談境有難堪卽拂袖珊珊而去論其天真流露不無氤氳可譏然而蘅縮忠實無他腸不比林甫陰柔不可測寶釵性非和順心豈純良怒寶玉比以楊妃遠爾聲情俱厲激老母罪其嫂氏故爲悖亂其詞祇緣有所營求隱忍而強爲大度欲延聲譽矯揉而出以優容試觀同體之前發隱覆而不留餘地于歸以後欲專寵而

隔絕羣花。甚且撲蝶而聽私情。脫禍尤思嫁禍。詠蟹而抒積憤。怨郎兼以勾
郎。坐繡榻以驅蠅。已難信乎衾影。假金縷以絡玉。竟明佈乎網羅。文語答探
春。阻用人。怨不及己。餐飯陪林妹。明誚玉。暗實傾顰。至若議事廳前。攝家政
居然越俎。大觀園內。巡夜禁絕。似幫閑。幫針黹以媚人。下及嬖人之賤。獻新
衣以殮婢。自儕奴婢之班。此其謂之何哉。抑更有足鄙者。藉襲人以干進。虎
有穴而狐憑。冒黛玉以成親。鵲有巢而鳩占。扶雪雁而堂前交拜。不嫌李戴
張冠。見寶玉欲夢裏迎仙。巧使鴻離魚網。強顏入室。唾面自乾。移岸就船。慾
心何熾。使紅粉皆掃地。豈黛玉所屑爲。

或又謂寶玉親事。本無成議。張道士有作伐之言。傅秋芳有仰攀之意。而且
瓶梅美豔。賈母問字於寶琴。文字提親。賈政屬媒於門客。秦鹿共逐。未知鹿
死誰手。是寶玉親事。爲衆人可有之親事也。元妃頒諸人節賞。無所重輕。獨

於釵玉符合之。是於錫物之中。隱寓同偕之意。賈母慶衆人設悅無所短長。獨於寶釵豐盛之。是於選定之婦。特加禮貌之優。則寶玉親事。又爲寶釵固有之親事也。若黛玉與寶玉聯姻。未嘗有一事可憑。一言可證。勢本未合。事本無成。乃遽指寶釵奪取黛玉婚姻。一若黛玉與寶玉已訂定爲夫婦者何哉。余曰。子讀紅樓。未經潛玩故耳。張道士隨口博粲。本不知璧已成。雙傳秋芳倩媼類來。亦以爲席猶虛左。卽賈母問寶琴之字。此是見巽思遷。賈政託門客爲媒。原是背盟順母。是黛玉定婚於寶玉。何嘗一筆抹倒。卽至元妃頒賞。非於釵玉符合之。特於釵玉加重耳。寶玉本愛弟。相待素優。况爲賈母土夫人所鍾愛。故重賞之。以示恩眷之隆。以博重幃之喜。寶釵乃外姻。於禮宜敬。非若黛玉紈鳳可平視。故亦重賞之。以寓加敬之意。以昭親疎之分。加重之物率如此。適從其同。不加重之物率如彼。亦從其同也。然則元妃賞寶釵。

加重者。敬客之道也。於黛玉不加重者。親親之道也。妃既以親親之道待黛玉。而以客禮待寶釵。其情事不亦瞭如指掌哉。賈母爲寶釵慶生辰加豐盛。亦如之。作者猶恐讀者不察。大書特書曰。幾席家宴。並無外客。祇有薛姨媽。史湘雲。薛寶釵是客。餘皆自己人云云。然則黛玉之爲黛玉。識者早知不列於親戚客位之中。而與紈鳳諸人同爲自家人矣。其親事已訂。不亦可想而知哉。而何有於寶釵。更何須有事可憑。有言可證哉。而况可憑可證者。不可摟指數也。姑就最確當而顯明者言之。金陵釵冊首黛玉。若非寶玉元配。則首之不當。其詩曰。可歎停機德。若非靡他矢。死何德之稱。何惋惜之有。紅樓曲云。都道金玉良緣。俺祇念木石前盟。此詠寶玉之章也。其與黛玉曾訂姻盟。信有徵矣。大觀園第一尊貴處。莫如有鳳來儀。卽瀟湘館。黛玉居之。崇正室也。蘅芷雖芬。究屬小草。仰瞻絳珠。何異桃奴菊婢。故以苑名而居寶釵。別差等。

也。然黛玉雖正室。爲寶釵所奪。斥之門外。故寶釵所居之蘅蕪苑。其大主山所分之脈。穿牆而過。正謂此也。非然者。大主山一語。直可衍之文。紅樓豈有可衍之文哉。更有說者。太虛幻境。喻文境也。謂紅樓大致。爲寶釵壽張爲幻。使寶黛婚姻變幻也。夫婚姻大禮。豈可任人變幻。故有警幻仙姑躬行天罰。使奪婚者。長爲孀守。賴婚者。備受災殃。播弄者。下配優伶。而儕於倡。反所以垂警於天下萬世也。若黛玉無訂婚之事。則寶釵爲寶玉正配。金相玉質。嘉耦天成。自應夫唱婦隨。歡偕白首。黛玉慕色而亡。不過一懷春之女。當不齒於仙姑。何以臨終天樂相迎。死後珠宮端拱。又何以遣茫茫大士。引寶玉登福地。使寶釵失所天。並使無辜之主婚作合人等。悉受孽報。天下甯有是仙人耶。而幻境警幻兩幻字。亦無謂之甚矣。此亦一大憑證也。不甯惟是。鳳姐獻娶寶釵之計。則曰掉包。李紈咎鳳姐之言。則曰偷樑換柱。更明點燕石冒

玉。魚目混珠。然則黛玉爲寶玉嫡配。寶釵爲篡奪婚姻。又何疑焉。而況又有絕大正名定分之筆。爲千秋萬古不易之經。如詩社之名是也。上古帝稱后。后稱妃。故皇英爲舜后。而曰湘妃。又後世王公大夫之妻。多封君。如梁冀妻孫壽。封襄城君。賈充妻郭槐。封廣城君。羊祜妻夏侯氏。封萬歲鄉君。魏元妻封馮翊君。以及漢武帝封外祖母王臧兒爲平原君。漢安帝封乳母王聖爲野王君。漢順帝封乳母宋娥爲山陽君。不可勝紀。至郡君縣君。尤爲命婦通稱。然雖以君稱。例以妃后。則僕妾耳。黛玉社名瀟湘妃子。隱然以嫡室予之。寶釵蘅蕪君。僅以僕妾處之。故說親無媒妁。納采走園門。于歸無百兩之將。吉禮無鐘鼓之樂。媵而已矣。何爲媵。以有嫡在耳。故黛玉去世。必待寶釵入門。明使成禮之時。有嫡在室。有嫡在室而與爲婚。非媵而何。釵既媵矣。宜以君稱。黛玉自嫡焉。宜稱妃子。此紅樓大居正之筆也。有此一筆。足見黛玉定婚。

於寶玉千古不磨。而其事當在賈夫人仙逝。林如海送女至賈府之先。彼此函訂者。至書中不傳。其說有三。一則寶黛既訂昏因。必如尹邢之避面也。觀後文邢岫烟既許薛蝌。卽欲搬出園外以避寶釵。其事可想。賈母欲令寶黛同居一處。故秘之。賈母既秘其事。書中遂闕其文。二則紅樓爲寶玉自傳之書。故於賈母王夫人多曲筆。爲親者諱也。三則紅樓爲世間第一蘊藉之書。若將訂婚叙明。則一尋常賴婚院本。解人易索。如嚼蠟然。故毅然刪之。然字裏行間。則仍表表彰著。而不可揜。君再取全傳潛玩之。必有悟。或又謂黛玉婚姻。卽屬訂定。而轉移與釵。出自賈母王夫人之意。何所見而謂寶釵奪之耶。余曰。讀書當識其大。斷獄必察其微。寶釵金鎖。果出和尚所教。則當如鑄寶玉之字。將來歷叙明。乃僅出鶯兒薛氏之口。其爲僞造假託無疑。僞造金鎖以求玉耦。假托僧言以惑人心。此爲蓄謀奪婚一大憑證也。

薛蟠爲書中無足重輕之人。其所以醜詆之者。以其爲寶釵之兄。爲寶釵點染耳。故開首一叙。不叙其別行不義。而叙其奪馮淵聘定之英蓮。此又以兄奪人妻。爲妹奪人夫。一大引證也。寶釵入京。爲求贊善才人之選。而到京後。寂寂無聞。蓋自見寶玉後。一心欲奪黛玉之婚姻。不作贊善才人之想矣。鳳姐當家。雖能勝任。然王夫人視之。終是姪婦。不若己婦之親。而林黛玉又非能任中饋之人。寶釵不惜以客居嬌女。爲尸祝代庖。分明欲顯自家健婦之能。隱圖後日當家之地。此又刻意奪婚兩大事跡也。至若交歡襲人。以樹黨援。排擠黛玉。以弛慈愛。皆爲奪婚之妙用。默運於無形者也。豈必如拔趙幟。易漢赤幟。明攫其懷。始謂之奪耶。君胡弗思之甚也。或乃喜揖而去。寶玉亡去。人皆以爲入大荒山祝髮爲僧。豈知往天仙福地。與黛玉成仙眷哉。緣黛玉與寶玉聯姻。雖未行聘。實已訂盟。黛玉知之。寶玉亦知之。因買母

秘而不宣。遂亦不敢拘行迹。仍各安表兄表妹之常。而同衾同穴之義。則不獨默契黛玉芳衷。卽寶玉亦死心塌地。而無岐念。然黛玉未敢深恃也。見買母心性無定。覩寶釵而愛之。覩寶琴而愛之。聞傅秋芳之美。而又愛之。其見異思遷之心。畢露於外。設有悔盟。既無尊長爲之主。又未納采以爲憑。不將負父母之命乎。黛玉悄悄憂心。無宵晷矣。又見寶玉娉婷到眼。似亦買母之爲人。寶釵金玉求婚。又有和尙之邪說。若不憑媒禮聘。彰著於衆戚友之前。則異日買母。欲如晉人立公子雍。誰抱夷臯而泣耶。然欲憑媒禮聘。彰著於衆戚友之前。非寶玉設策不可。故於寶玉譏之諷之。怒之激之。所以速其早爲之計耳。豈是尋常兒女。無端嚶嚶絮聒哉。而寶玉亦非愕然不解也。一以婚姻之事。難以建言。一以訂定之盟。斷無翻悔。兼之我心可剖。皎日可盟。木石良緣。自當偕老。金玉邪說。烏能中人。何必采禮明行。拘我伉儷之形迹。更

何須杞憂長抱。負此錦繡之韶光哉。庸詎知壓弧箕服。足以亡周。下士謙躬。卒成篡漢。致黛玉資恨而歿。寶玉亦捐命以殉。一雙玉人。輕斷送於蕞爾妖鬟之手。此天理所不容。神人所共憤者也。於是警幻仙姑。隱抱不平。力爲旋轉。以仙家心無色慾。原不必定偶才郎。惟奸人計奪婚姻。必使之長爲鰥婦。而且神瑛供職。在昔曾侍仙宮。尾生抱橋。其情可通帝座。爰倩茫茫大士。引到侍者生魂。特開燁燁宮門。顯示小姑居處。俾瞻妙相。知仙人雖死猶生。克斬情魔。來福地其緣可續。以此脫離塵世。如河鼓會天孫。豈是遁入空門。與如來爲弟子哉。至船頭拜父。頂現圓光。亦自有說。一踐生前盟誓。以動玉人之憐。一示永別家庭。以絕高堂之望。讀者不察。遂以爲寶玉出家爲和尚。豈不負此妙文。

昌言兒週歲。內子范。設湯餅於庭。集釵裙之盛。座間因抓週之說。而及寶玉。

並及釵黛。無不憐黛而惡釵。均可謂善讀書者矣。有某如君更警悟。論釵黛曰。人謂黛玉喪生。爲金鎖所害。我謂絳珠仙去。實寶釵所成。若非寶釵善於資緣。奪其婚媾。則廣寒仙子。幾何不墮落塵寰。人世結一俗緣。天上削一仙籍。得失孰多乎。然則瀟湘妃子。其能一無罣礙。潔其身飛上九天。豈非蘅蕪君有以成之哉。又曰。黛玉爲人好相識。寶釵爲人難與交。黛玉始終表裏無二致。雖有迕卽怒。亦唯於寶玉則然。此外待人接物。莫不溫厚和平。未嘗稍有乖僻。不似妙玉爲人。真有惹人厭處。然妙玉雖惹人厭。苟得其好惡而趨避之。亦無難共巾櫛。蓋心如其面。猶不涉於陰險也。若寶釵。則叵測矣。始則溫厚和平。似能涵容一切。而嫁後竟如兩人。龍斷夫壻。隔絕羣花。無論秋紋。晴月。不令供給於前。卽藉其游揚。賴其牽合之襲人。亦不令一沾餘澤。此其醜惡爲何如耶。厥後襲人別抱琵琶。實寶釵有以驅迫之。向使黛玉不遭廢

斥正位璇閨。則雖鴛鴦逐瓦冷。未必鸚鵡透籠飛也。又曰。人謂黛玉與寶玉不成親。其故有二。一則性情乖僻。一則身體虛弱。此賈母悔婚之言。似可據爲張本。然其所以故。實不坐是。黛玉所苦。一身之外無人。雖有紫鵲。卑不足道。雖有寶玉。隱不能宣。况紫鵲洩語以來。口已緘默。寶玉病店而後。心更昏迷。則并紫鵲寶玉而無之。煢煢子立。搬弄由人。加膝墜淵。更無一人爲之理說。此賈母所以敢萌悔婚之心。終成易釵之舉也。設黛玉有母如釵。則庚書互執。孰得而背之。卽不然。賈母悔婚之際。苟有人婉言諫之。直言折之。賈母未必不屈於禮義。隱息其陰謀。奈何言者倡之。聞者和之。掉包之法。竟行於公侯世祿之家。此雖人之無良。實由己之孤立。豈在性情身體之相關哉。又曰。寶釵要結之廣。可謂絲毫不漏。以戒指贈襲人。以螃蟹啗湘雲。以人參牛黃獻鳳姐。以南京土儀惠衆人。甚至趙姨娘亦送禮物。林黛玉亦送燕窩。徧

地布黃金。無非拋磚引玉。不獨此也。趨避之工。又非他人所能及。知賈母饋饌愛食甜爛。所點盡屬利甘。燈謎不喜深文。所製皆極淺俗。知賈母喜隨和之性。而學爲涵養之人。實則利口如刀。雖兄嫂前亦無儘讓。知賈母嫌虛弱之體。則貌爲壯健之身。實則怪病駭人。非君臣藥所能療治。且也。知襲人有妒忌心。不與寶玉親熱。知王夫人有防閑意。不俟終日辭歸。實則春意滿懷。卽臥榻前。居然並坐也。一心在寶玉。特爲就範。歛金。余聞之。不禁狂喜。不謂香閨中人。具此見解。可稱紅樓知己。惜伶人奏曲。肉竹嗷嘈。未及竟談。令人有未窺全豹之憾。然亦見一斑矣。如君秀外慧中。制於大婦而鬱鬱。觀其立言。固多借孟澆壘塊。然自是確論。欣然泚筆而記之。

晴雯心術品誼。際遇成敗。與襲人相反。而與黛玉略同。襲人則與寶釵同。故寶釵與黛玉亦相反。晴雯忠於事主。爲怡紅不叛不貳之臣。嘗言攬我出門。

便一頭碰死。後果斥逐而死。襲人則屢自言去。迨王夫人加以月例。有留在寶玉房裏之說。寶玉笑道。這回看你家去不去。就算我不好。回了太太要去。你也沒意思。襲人道。有甚麼沒意思。難道強盜賊。我也跟着罷。忍哉。豬狗不發此惡聲。是其平日已無從一而終之意。後果改嫁琪官而去。兩人之賢不肖爲何如。晴雯爲怡紅院第一出色之人。又爲寶玉所眷愛。且久陪寢外床。卒竟玉不玷瑕。璧能完趙。求之閨閣。蓋亦鮮矣。襲人纔開情竇。使肆竊玉之能。遽爲破席之狀。抑且犬不戀主人。盡可夫。配以優伶。亦欣願焉。其貞淫又何如。然晴雯不利人口。王夫人狐媚目之。衆婆子眼刺視之一塊暴炭。竟占无妄之菑。襲人則頗得人心。王夫人心腹倚之。餘人亦無疵議及之。沒嘴葫蘆。竟附小星之列。其遭際亦有幸有不幸焉。此晴襲之不同也。黛玉篤於守義。爲閨閣至節至烈之人。寶玉失玉而願嫁之。寶玉病瘧而願嫁之。卽推

而至於寶玉病瘖而死。苟無悔婚之變。亦必素裙白髻。抱木主以嫁之。嫁之不得以死繼之心。堅金石。百折不回。寶釵始則百計圖成。假金勾玉。洎見其失玉而病。便懷反覆之心。吉期已擇。既形諸面。而有不願之色。復懟其母。以爲糊塗之行。若非阿母救兒心切。畫諾在先。必將展緩嘉禮。徐徐聳母悔婚。別求快婿矣。是兩人操存。已有天淵之別也。黛玉於寶玉。情雖肫摯。性實端嚴。一語涉邪。卽雙蛾直豎。若夫牀幃之際。魚水之歡。雖伉儷百年。斷無移樽就教之理。不若寶釵明遭棄擲。方且曲意求歡。玉郎無貼肉之情。金鎖作迎鑰之勢。假使寶玉愛之如黛。摟抱相求。其翻雲覆雨之心。更不知如何貢媚矣。其身分亦有霄壤之分。然黛玉不善逢迎。落落寡合。賈母疑其乖僻。襲人畏其剛方。趙姨娘怨其疎泛。遂教木爲金尅。林被雪摧。黃土隴中。長埋香骨。寶釵不然。工於鑽刺。處處交歡。賈母愛其隨和。襲人喜其柔訥。趙姨娘亦贊

其賢良。卒使木與石離。玉爲金絡。紅紗帳裏。得遂素心。是其遭際。亦大相逕庭。此黛釵之不相同也。晴有類乎黛。故爲黛玉小照。襲全類乎釵。故爲寶釵小照。世之讀紅樓者。於襲人尙知具否。而於反於襲人之晴雯。則不知其臧。至類於襲人之寶釵。反乎寶釵之黛玉。更不知其臧否。且顛倒乎其是非。是誠何心哉。雖然。曾子固曰。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人固不易知。貌取皮相者。更不能知。吾又何怪乎今之讀是書者。

今之讀是書者。於襲人知其否。以有嫁蔣玉函一節也。無此節。不知其否矣。此卽王夫人之見界也。王夫人以襲人怵其質。茹訥其言。勸諫似忠。臣溫恭如吉士。不若晴雯妖嬌其態。尖刻其言。風致若媚狐。性情如暴炭。故喜襲人而惡晴雯也。豈知晴雯守身如玉。近色不淫。效補袞著黼黻之文。見無禮如鷹鷂之逐。以視襲人好淫惑主。長惡逢君。殺同儕進蕙苴之讒。奪正室翻

鴛鴦之譜。豈止相隔徑庭哉。卒之少主永離骨肉。藐躬再適優伶。得非賈氏之諛奴。釵冊之醜類乎。然而王夫人不知。讀者尙能知之也。若夫於寶釵不知其否。於黛玉不知其臧。此又賈母之見界也。賈母以寶釵豐腴其貌。謙抑其躬。和煦若春風。汪洋如滄海。不似黛玉孱弱其體。孤僻其行。小性若嬰兒。工愁如思婦。故舍黛玉而易寶釵也。豈知黛玉從夫不二之死靡他。待侍婢有同胞之情。偕伉儷有如賓之敬。以視寶釵前恭後倨。內險外夷。奪佳壻效媚貓之柔。得閩政復吼獅之度。豈非判若雲泥哉。甚至家道爲之破敗。夫君因之逃亡。得非木石之惡魔。宵築之禍水乎。然而賈母不知。讀者亦不知也。魏程堯女典曰。蘭形棘心。玉曜瓦質。在邦必危。在家必危。其寶釵襲人之謂歟。

天下之物。有真有假。惟人無假。以面貌性情。門第家世。不能類若畫一也。不

圖眞寶玉之外。又有一假寶玉。匪特門第家世。一一相同。而且面貌性情。無不一轍。此萬無其理之事也。既萬無其理。何以有其人乎。或曰。買寶玉。固假寶玉。而眞寶玉。究不可抹煞。故特一現廬山眞面目。以存其實。此不通之論也。太虛幻境對聯云。假作眞時眞亦假。甄固應作假論也。故其父名應嘉。嘉讀如假。猶之賈政之政。讀如眞。謂甄寶玉乃假寶玉。賈寶玉乃眞寶玉也。第書中紀述。既皆眞寶玉之事。何必又寫一假寶玉。以介乎其間。豈非贅筆乎。曰非也。特以悔寶釵耳。寶釵不作贊善才人之想。不安席珍待聘之常。輒思效乃兄所爲。奪他人嘉耦。原以寶玉面貌姣好。心性溫柔。門第高華。家世殷富。故自媒不以爲嫌。求容不以爲醜也。豈知陰謀既遂。隱願全乖。擲果潘安。翻似離魂之倩女。多情宋玉。竟不注意於東隣。而且燕去梁空。王謝已失其貴。水窮山盡。宣子且憂夫貧。寶釵於是有隱悔焉。然祇一寶玉。而悔猶不甚。

也。乃寶玉之外。又有一寶玉。不獨面貌性情。門第家世。無一不同。而且兒女癡情。變爲祿蠹。房帷虛左。正賦關雎。脫非奪木石之昏囚。豈不聯薛甄之伉儷哉。以此追悔。悔何極焉。此作者之意也。

紅樓狀諸美。但言面貌姿致。體態丰神。而不及裙下雙彎。或謂是書原寫旗人。無金蓮玉筍之足狀。故略之。余曰。不然。如寫旗人。則高鞋窄底。六寸膚圓。亦有可描。而况氏賈籍金陵。未嘗爲旗人。着一筆。何獨留一旗人之足乎。蓋足不同身與貌。環肥燕瘦。螭首蛾眉。各得其狀。而描摹之。足則惟貴籟小而已。使同一模範。無此巧事。卽略爲軒輊。亦足肉麻贅文也。故略之。或又曰。略之。豈不使人訾其皆大足乎。非旗人而大足可乎。曰。人人小足。君未留意耳。黛玉雪中赴李紈之約。換上掐金挖雲紅香羊皮小靴。是黛玉固小脚也。及見湘雲走來。脚下也穿着鹿皮小靴。是湘雲亦小脚也。句中着一也字。則并

在座之寶釵諸人。皆穿鹿皮小靴。可知是寶釵諸人。悉小脚也。寶玉誅晴雯之詞曰。捉迷屏後。蓮瓣無聲。詠晴雯之脚小也。老婆子罵小丫頭。昏壺水那裏就走大了脚。謂小丫頭之脚小也。夫至小丫頭之脚亦且小矣。餘不可類推哉。不獨此也。傻大姐一雙大脚。獨於傻大姐而稱其大脚。豈非此外皆小脚乎。豈非人人皆寫到乎。

海上漱石生
定

紅樓夢考證卷二

著作者 武林洪秋蕃

校正者 鐵沙徐行素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紅樓夢開卷一叙，便與羣書不同，爭欲走馬讀之矣。

作者自云，歷過一番夢幻之後，將真事隱去，借通靈寶玉，用假語村言，敷演出石頭記來，足見紅樓自有真事，並非平空結撰。

作者既將甄士隱賈雨村名義解明，其餘命名意義，作者雖不自解，讀者當爲解之，不可囫圇讀過。

行文有將後意倒攝題前者，傳奇小說無是法，不圖紅樓能創之。書水入正傳人，尙未知名，而其言先見於簡編，且係本傳以後，又歷幾世幾劫之言，未

見其人。先聞其語。攝將後事。倒插文前。奇幻無匹。

凡傳奇必有可傳之奇。若僅三五閨秀。碌碌無奇。似亦母煩紀述。紅樓則大有可傳之奇也。黛玉幼嫻內則。性篤孝思。吟詩則繡口錦心。撫琴則高山流水。生成香玉。原來月裏嫦娥。不染汙泥。真是花中君子。守父母之命。矢死靡他。敗婚姻之盟。舍生取義。美人才女。世尙有之。烈性剛腸。兼者難得。此大可傳者也。紫鵲雖爲侍婢。具有忠忱。一寸芳心。惟知有漢。數番籌箸。專在安劉。但求所事者得適所天。至其於我者。勿措於念。泊夫正樑換去。支柱移來。主山旁穿。鳳儀羽化。恨乾綱之不振。轉坤軸以未能。抱孤憤兮滿腔。洒血淚兮何澍。縱新室求賢若渴。義不爲莽大夫。雖空門幽閉終身。情甘爲佛弟子。此又大可傳者也。晴雯具花妒鶯慙之貌。秉水清火烈之心。婢是通房。公子不妨同續。楊心無色界。天孫卒不渡銀河。而嫉之者。方且進萋斐。讒昧之者。

更且作鷹鷂之逐。平生矢願。不事二君。一旦見驅。豈違初志。生爲人婢。死作花神。此又大可傳者也。探春神智寥朗。能推事理。料衰亡。李執節操幽閒。能課孤兒登科第。他如侯門閨秀。勘破紅塵。樂部雛姬。回頭道岸。有如惜春芳官者。不屑偏房。甘隨泉壤。難拋恩主。從赴幽冥。有如鴛鴦瑞珠者。能處忌主。導善撫孤。學作詩人。剔心摻膽。有如平兒香菱者。以及擇配不諧。飲劍畢命。從一乖願。觸階捐軀。有如尤三姐司棋者。此皆有可傳者也。至若脂粉而有英雄之號。奸貪而有譎變之才。如鳳姐者。內外而有險夷之判。篡取而無攘奪之痕。如寶釵者。同列而操生殺之柄。正閫而擅予奪之權。如襲人者。雖心術品誼。概不足觀。而機詐計謀。亦罕其匹。此又不可傳而可傳者也。故石頭記曰。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念及昔日所有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在我之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之負罪固多。然閨閣中。歷

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其短。一并使之泯滅云云。以此立傳。庶幾無譏歟。

紅樓一書。上不及於朝。下不及於野。所叙者一家言。夫以家庭瑣碎。事而使他人秉筆編述。究不若身歷其境者言之親切有味也。故紅樓一書。必歸之石頭自有傳紀。庶幾情事皆真。可作信史讀。

媧皇煉石。在大荒山無稽崖。山雖大荒。究有此山。崖雖無稽。究有此崖。傳雖假語。究有此事。然真事既隱。則亦等於大荒無稽而已矣。

石高十二丈。見方二十四丈。煉就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高大則按十二月二十四節。數則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每度以百塊補之。零一塊。則還造化有餘不盡之意。

補天餘石。棄之青埂峯下。此野之所以有遺賢也。迺賢詩。却笑當年補天手。

煉成五色竟無功。堪爲石咏矣。

剩下那石。自煅煉之後。靈性已通。自去自來。可大可小。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自己無才不得入選。遂自怨自愧。日夜悲哀。足見作者有經天緯地之才。又具君子可大可小之身。額滿見遺。不得詠霓裳於大羅天上。而爲野之遺賢。斯誠可痛哭也。然補天者碌碌無奇。反不若遺棄之才。得以造歷幻緣。表著於千秋萬世。則不獨不必爲通靈悲。且更爲頑石喜矣。余昔有祭石頭文。並序附錄於後。以博閱者一粲。

余初任臨武。聞隣封衙署多被竊。有戒心。循視牆壁。竊賊不勝防。乃以紙裹頑石。納餉鞘。緘置室中。葺牆補壁。以爲禦。未竣而賊至。竊鞘去。他物無損。蹤跡之。得破鞘於城下。石散漫委地。收以歸。或曰。賊不空過。空必復來。余笑曰。賊已喪膽。恐復中計。決不來。卒無恙。後以語客。客鼓掌曰。此石兄之功也。不

可忘。余因爲文以祭之曰：偉哉石兄，磊落性成，簡默厚重，潔白堅貞，光輝內歛，老氣秋橫，頗具稜角，不善鑽營，世無知者，委之荒荆，硜硜自守，不與時爭，一旦藉重，丰骨琤琤，能衛肚篋，良於閑閤，能懾賊膽，賢於中兵，不事膠擾，運以神明，窺之莫測，聽之無聲，妙以利導，其機自迎，安我衽席，保我金贏，夜之護法，室之干城，厥功甚偉，莫敢與京，夏瑚商璉，趙璧楚珩，爲世寶貴，身負令名，以石生事，退而失驚，迺知頑石，勝於瑤瑛，爰陳酒醴，載薦犧牲，既同米拜，更竭鄙誠，子才既逞，子伎已呈，而今而後，毋爲不平，子尙有我，知卿用卿，詎無奇傑，埋沒平生，長爲鼎棄，不共缶鳴，滔滔天下，孰是關情，量才之尺，惟玉是衡，補天之質，棄擲轉輕，以語吾子，能無淒清，媧皇煉石，鮮瑩明潔，作者撰書，亦猶是石，一僧一道，皆神瑛，設法茫茫，大士運法力尤多。

那僧將那塊石頭托於掌上笑迫形體倒也是個靈物了。只是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鑄上幾個字。使人人見了。便知你是件奇物。玉上之字。和尚所鑄。叙明來歷。寶釵鎖字。並不敘明。足見僞托。

和尚攜石到那昌明隆盛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去托生爲人。如此佳處。令人恨不化爲石。

茫茫大士。人知爲僧人。渺渺真人。人知爲道人。若空空道人。人皆目爲道人。而不知其非道人。後改名情僧。人又目爲僧人。而不知其非僧人。蓋堂堂乎儒者也。空空二字出論語。實儒者大本領。以是知爲儒者也。初號道人。後名情僧。以儒者固統釋道二教而立極也。道人爲誰。作者自謂也。

石頭譏評歷來野史。切中情弊。又云書中離合悲歡。興衰際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鑿。致失其真。足見紅樓所傳。無一非真。豈若他書。任意走筆。

紅樓初名石頭記。空空道人改名情僧錄。孔梅溪題爲風月寶鑑。曹雪芹又題爲金陵十二釵。而以紅樓夢爲名。則不知昉自何人。

紅樓經曹雪芹先生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張衡研京。左思鍊都。傳世之文。談何容易。

作者既將緣起敘明。復題一絕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謂荒唐言中。皆辛酸之淚。非無故而爲此譎言也。又云。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謂世之讀是書者。不窺底蘊。以爲一百二十回中。言之不已。又長言之。無非兒女私情。並無奇行異操。亦癡人之癡耳。豈知其中包羅烈女義夫。勸善懲惡。大有功於世道人心耶。特其沉千古。如阮思曠之白馬論。索解人不得。爲可悲耳。姑蘇城。謂紅樓此書。姑如石上所記。註疏而成。並非平空結撰。紅樓爲一二等富貴風流之書。故首寫姑蘇爲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閨門外十

里街。卽寓十里紅樓之意。街內有仁清巷。謂書中紀似前代遺言。不知仍是清朝之街。談巷議葫蘆廟。謂文中雖有潤色。而實事祇依樣畫葫蘆。不敢有所增減。

費而隱。故士隱名費。物被封。隱於內。故士隱之妻曰封氏。謂此書意旨深奧。讀者須自射眼光。洞見底裏。方不爲負。

不以功名爲念。日惟觀花種竹。酌酒吟詩爲樂。此真隱士也。苟能如此。不必修仙。亦惟如此。乃可修仙。

頑石降生。仙草還淚。世人那得知其故。妙從甄士隱夢中聽僧道說來。不爲無稽。

絳珠仙草。生於靈河岸上三生石畔。三生石。信石也。故還淚之說。始終不渝。還丹號如意珠。天帝得之爲絳宮珠。見靈笈七籤。然則絳珠乃如意珠。買母

入掌而拋棄。宜不如意事重疊來也。

西京賦。神水靈草。朱實離離。恰爲絳珠仙草寫照。

寶黛生前。一爲補天餘石。一爲靈河仙草。均有根柢之人。寶釵妄欲以凡軀成仙眷。中道棄擲。又何疑焉。

寶玉爲警幻仙姑赤霞宮神瑛侍者。榮於玉皇香案吏。

神瑛侍者。見靈河岸上絳珠仙草可愛。日以甘露灌溉。仙草始得久延歲月。此謂種因。既種因。便得果。既得果。便不能無掛礙。故佛家戒勿種因。然種因始有緣。不種因。焉得緣。故又曰。各有因緣。莫羨人。黛玉與寶玉之緣。爲酬灌溉之德而結。是爲義緣。寶釵妄欲以無因之緣而爲緣。是謂情緣。情緣豈善緣哉。孽緣耳。故後文茫茫大士曉寶玉曰。世上情緣。皆魔障也。吾願普天下才子佳人。宜待善緣。卅結孽緣。致遭魔障之苦。

絳珠仙草。既受天地精華。復得甘露滋養。遂脫去草木之胎。得換人形。僅僅修成女體。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小草而得人形。亦賴修之之功。故君子善修其身。

絳珠仙子。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餐秘情果。渴飲灌愁水。故一生工愁善病。皆此水此果爲之也。然嬉不知愁者。不能爲節婦。不能爲烈媛。

絳珠仙草。以未報灌溉之德。五內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此卽集義也。常說自己受了他雨露之惠。我並無此水可還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還得過了。是卽集義所生。

還淚酬恩。千古奇事。仙人設想。畢竟不凡。然有此一想。而風流冤家。得以乘機侮弄矣。仙人固不可動凡心哉。

有還淚之說。而後黛玉一生顰眉淚眼無足譏。

草木之情。偶受灌溉之德。便思傾淚以酬。若儼然而爲人。受恩而不報。草木不若矣。

不以身報而以淚報。絳珠初結念。本未嘗欲與神瑛偕伉儷。故造物亦從其志。後續仙緣於洞天福地。則警幻爲之也。

受灌溉而思以淚報。可謂斟酌用情。權衡至當。今之二八女郎。偶見少年流眸送睇。輒以爲天涯知己。其五內便鬱結着一段纏綿不盡之意。甚至欲以玉體相殉。抑何濫情乃爾。

絳珠仙子。有下世還淚之想。因此勾出多少風流冤家。都要下凡造歷幻緣。一人修道。衆魔相乘。君子立朝。羣小陰伺。大都如是。

和尚說一千風流孽鬼。如今有一半落塵。凡寶玉所呼姐姐者。皆先落塵之孽鬼也。

士隱向僧道求指因果。二仙笑道。此乃元機。不可預洩。到那時。只不要忘了我二人。便可跳出火坑矣。分明指與平川路。奈何醒卽忘之。太虛幻境。寓言也。謂此書大概。爲寶釵機巧變詐。捏造金玉邪說。拆奪木石良緣。其事太幻而太虛。故曰太虛幻境。

紅樓聯對。皆有意義。無一泛語。太虛幻境上聯云。假作真時真亦假。謂金玉之說。本假托。賈母信之。遂以爲真。木石之盟。本真事。賈母背之。真亦爲假。不。僅謂賈姓宜作真論。甄氏應作假觀也。下聯云。無爲有處有還無。謂黛玉訂婚。寶釵奪婚。襲人播弄。王夫人慫恿。賈母賴婚。書中雖無實事。所有金鎖八字。謂和尚所給。金玉爲婚。謂和尚所詔。書中雖有實事。所無領會此意。以讀紅樓。庶不致目迷五色。

士隱夢中正要跟那僧道過牌坊。忽聽霹靂一聲。定睛看時。只見烈日炎炎。

芭蕉冉冉八字與夢無涉。却確是夢醒情景。文章有不可解之妙。此類是也。士隱醒後將夢中之事忘了一半。故見僧道失之交臂也。

那僧見了英蓮。便大哭起來。說是有命無運累爹娘之物。捨我罷。士隱不耐煩。欲轉身進去。那僧又大笑起來。念了四句言詞。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澌澌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烟消火滅時。僧道即夢中所見之僧道。言詞亦非隱不可解之言詞。乃不知乞求解脫。始不耐而終猶豫。不如夢中尚有靈機。何哉。蓋夢中清明在躬。醒則物欲交蔽。故發人警省。必在平日亦以寤寐初覺。猶有清明之氣。遲則不勝物欲矣。

士隱見那僧道。約會三劫後在北邙山會齊。往太虛幻境銷號。知道有些來歷。不曾問他。一問後悔不及。有此一悔。則後文再見。便不放过。先出隱士。繼出窮儒。爲富貴兩字對勘。

賈雨村名化。表字時飛。謂文章變化。時有似是而非之處。不僅謂化隱而達。化窮而富也。

雨村湖州人。拜士隱之客。爲嚴姓。謂文雖胡謔。而筆律甚嚴。

雨村見嬌杏。生得儀容不俗。眉目清秀。雖無十分姿色。卻也有動人之處。寫嬌杏只合如此。嬌杏見雨村。身雖襤縷。氣宇軒昂。定是主人常說的賈雨村。說他必非久困之人。不免又回頭一兩次。寫嬌杏於雨村。亦只合如此。只此便見筆墨整嚴。

雨村以嬌杏回顧兩次。以爲必是巨眼英豪。風塵中之知己。不禁狂喜。便時刻放在心上。且形諸吟咏。一照面。便風魔。窮措大往往如此。

未敘黛玉。先敘英蓮。未敘寶釵。先敘嬌杏。人以爲英蓮嬌杏閑文。豈知爲黛玉寶釵小引。

雨村思及平生抱負。苦未逢時。又吟一聯云。玉在櫝中求善價。釵於匣內待時飛。人以爲雨村自抒懷抱。不知爲紅樓自表書旨。玉黛玉釵寶釵。價賈同時飛。雨村字亦賈也。謂黛玉既得字於賈寶玉。寶釵又欲婚於賈寶玉也。琢句但抒鴻鵠志。文光直射斗牛墟。此精心作意之文。非隨筆泛填之語。

士隱邀雨村中秋夜飲。一隱士一窮儒。似覺枯寂。乃插一筆道。當時街坊上家家簫管。戶戶笙歌。遂化枯寂而爲穠豔。可悟文章設色之法。

雨村詠月。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可與而今未解和羹事。一聯匹敵。但月不長圓。奈何。

士隱以白金五十。冬衣兩套。資助雨村北上。真可謂風塵中知己。其報德當何如哉。

江浙謂忽略爲霍瘵。士隱命家人霍啓抱英蓮看社火。宜其不妥也。

士隱既失女兒，又遭回祿烟消火滅之言驗矣。以忘卻僧道之言故不能跳出火坑也。然紅塵擾擾，更是大火坑。苟能追憶而物色之，則清涼世界可到矣。

士隱家道小康，優游林下。自是羲皇上人。若非身歷坎坷，安能超出塵俗。蘇秦曰：使吾有負郭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耶。可知人世窮阨之遭，未始非彼蒼激勵賢豪之用。

風而肅，有剝落之象。豐而肅，必刻薄之人。士隱岳丈名封肅，故剝削女婿，爲富不仁。

封肅家本殷實，見女婿窮而來奔，反將其資半用半賺，彼固以爲得計也。豈知女婿愈剝愈窮，女兒將誰依靠乎。其黠也是其愚也。故爲大如州人度甄士隱者道人，度柳湘蓮者和尙，惟度寶玉則和尙道士交致其力，以人

有輕重也。

好了歌言淺意深。尤堪警世。

士隱註解好了歌。陋室空堂。當年笏滿床。云云。卽劉基論卜篇碎瓦頽垣。昔日之歌臺舞館也等語。士隱取其意而出以韻語。便不覺爲剽襲之作。

士隱將道人肩上搭襖搶過來。背上。同了瘋道人飄飄而去。跳出火坑矣。士隱去而雨村始來。省却許多閒筆。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賈雨村中進士。爲縣令。士隱成之也。乃僅以兩封銀。四錦緞。報甄娘子。何菲薄耶。而嬌杏因一顧。納爲妾。又扶作正。眞僥倖耳。律例以妾爲妻者。無論妻存歿。均更正。有妻再娶及停妻另娶者。後娶婦離異。嬌杏應更正而不更正。寶釵應離異而不離異。皆僥倖之至。故嬌杏爲寶釵小引。

貪酷恃才侮上。有一必敗。兩村兼之。其能免乎。

兩村被黜。雖十分慙恨。面上全無怨色。仍嬉笑自若。將宦囊家屬。送還原籍。安頓自己。擔風袖月。遊覽天下勝迹。胸次不凡。惜欠純正耳。故蹶而振。振而復蹶。

林與靈同。河之大者如海。黛玉系出靈河。故托生於林如海。

林如海。名海。字如海。謂大度汪洋若滄海也。故與賈政訂婚。不憑媒。不納采。以爲婚既函定。斷無翻悔之理。闊大處亦是疎泛處。此名與字之義也。

林如海。前科探花。陞蘭台寺大夫。欽點巡鹽御史。世襲列侯。雖係世祿之家。却是書香之族。揚華擣藻。爲黛玉生色。爲寶釵對勸。

入手叙黛玉。卽稱其從師讀書。孝親盡禮。母病侍湯藥。母亡篤孝思。且以哀毀逾恆。致舊症復發。嗚呼孝矣。夷考其時。不及十齡。君子尤嘉之。

是書意旨深奧。唯智者能通之。故寺名智通。

冷子興謂二令子興起也。寧榮後裔無令德。惟二房居二之文妙。真人降凡。爲買家令子興起。故演說榮國府者。爲冷子興。

識寶物者。必推古董行。冷子興爲京都古董行貿易之人。自應識寶。然識尋常之寶。不能識異常之寶。識物中之寶。不能識人中之寶。若夫曠絕古今。邁越尋常人中之寶。而能識之者。則必推格物致知博古通今之儒者。寶玉人中之寶也。冷子興目爲色鬼。是皮相識寶者。賈雨村厲色非之。斷爲天地間靈秀餘氣所鍾。爲公侯富貴家之情癡情種。是真能識寶者。讀是書者。亦若是。不窺奧蘊。但就眼目所到。以爲如是如是。是亦冷子興之識寶也。

賈雨村引東漢賈復。而與宵榮聯宗。是真遙遙華胄。然凡今之人。如狄武襄之不祖梁公者。有幾人哉。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非冷子興說給賈雨村聽。乃作者說給讀者聽也。讀者請聽者。

冷子興道。如今宵榮兩府也。都蕭索了。內囊却也儘上來了。從高處落墨。筆力或不能副。不如從低處落墨。游刃有餘。此亦著述家之妙諦也。

賈家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無一運籌謀畫者。大非持久之道。局內不知。局外已爲算到。

冷子興以內囊將盡爲小事。以兒孫一代不如一代爲大事。此知本末之論。雨村嘗讚其有作爲大本領。或以有此等識見耳。

冷子興說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既喜讀書。何以腹笥中毫無學問。既稱方正。何以非理事時見施。爲則亦皮相之說耳。

傳燈錄載。廿五祖師降生。手掌握珠寶玉。脚玉而生。似爲祖師之續。然寶玉

後來出家非入佛門爲和尚，乃往福地續仙緣，似同而實異也。

週歲小兒有何知識。賈政以寶玉獨取脂粉釵環玩弄，便不喜悅，並平空添一酒字，斷爲酒色之徒，不甚愛惜，不亦過乎。宜令人於醉盤中，不具脂粉釵環，悉納金銀頂帶詩書之類，令抓賈政見之，不將喜爲富貴書香子乎。卽此便見無學出。

賈環週歲所抓，必是金銀。不然賈政何獨愛之。

寶玉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却是見到之語。天下女子多失之柔，男子多失之濁，二語斷盡。

冷子興謂寶玉將來爲色鬼無疑。此尋常世俗之見。雨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畢竟雨

村獨具隻眼。別有會心如此。可與相天下士。可與讀紅樓書。

賈雨村論秉賦一段。謂大仁應運而生。秉天地之正氣。大惡應劫而生。秉天地之邪氣。兩氣所餘。男女適值。上不能爲仁人君子。下不能爲大凶大惡。置之千萬人中。其聰俊靈秀之氣。則在千萬人之上。其乖僻邪謬不近人情之態。又在千萬人之下。生於公侯富貴之家。則爲情癡情種。生於詩書清貧之族。則爲逸士高人。縱偶生於薄祚寒門。亦斷不爲走卒健僕。必爲奇優名倡。所論奇而不乖於正。大而不失之誇。創千古之新文。洩兩大之元妙。具此智慧。始足以識人中之寶。

物中之寶。有真有假。人中之寶。亦有真有假。雨村所說甄寶玉。固假寶玉也。而讀者悞以爲真。則亦皮相識寶者。

甄寶玉讀書。必得女兒作伴。被笞痛極。呼姐妹即可解。厲禁小廝。不得唐突。

女兒兩字。此種深情。更在寶玉之上。然質玉光彩。雖勝真玉。而其質終不堅。一經琢磨。便成濁物矣。

甄母愛孫而辱其師。此賈母所不爲。

兩村論寶玉非淫魔色鬼。具見胸襟。斷甄寶玉必不能守父祖基業。殊欠明料。殆以見辱於甄母。心有所忿懣。故見有所偏歟。

黛玉六七歲時。便知敬避母諱。兩村謂不與凡女子相同。亦具知人之目。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薦西賓 接外甥賈母憐孤女

張如圭謂文如珪璋。無一草率之筆。書未入正傳。名氏意義。悉關著書大旨。張如圭聞有起用廢員之旨。四下尋門路。冷子興亦教兩村央求林如海。轉向都中與賈政關說。雖有恩詔。還須人情。清光緒親政時。皇太后特降恩旨。起復廢員。而無人情者。仍不得預嗚呼。朝廷用人之盛典。無非爲大吏引私。

人。賈誼復生。所當痛哭流涕者也。

賈雨村尙未謀之如海。而如海已預爲修就薦書。古道照人。如海有焉。賈赦字恩侯。不過襲侯之意。賈政字存周。或者宵榮其周姓乎。

林如海謂賈政爲人謙恭厚道。非膏粱輕薄之流。故訂婚不慮其翻覆。

賈夫人雖逝。尙有姬妾保姆。堪以照料黛玉。如海何忍舍之去。依外祖母乎。蓋已與賈政訂婚。外祖母同於祖母。舅父母卽是翁姑。故因賈母着人來接。決計遣之。

黛玉原不忍棄父而去。無奈外祖母必欲其往。如海又再三宣說。上無親母教養。下無姊妹扶持。往外祖母家。可減我內顧之憂。黛玉不忍重違。方灑淚而別。天下固未有孝母而不孝父者也。

黛玉此時。若非已字寶玉。則如海必將託賈府爲之選婿。又無此語。其事可

想。

雨村得賈政夤緣之力。謀了復職。不上兩月。便選了金陵應天府。朝裏無人。那得如此。然府名應天。雨村應如何修天爵。循天理。以仰答天恩。庶幾上應天心。仰而無愧。奈何一麾出守。聽信小沙彌之言。徒順人情而亡天理。其亦有忝厥職歟。

林黛玉入賈府。爲全部書中大關鍵。故細細描寫。爲下文寶釵入賈府對勘。黛玉坐轎入賈府。先從紗牕中見市上繁華。又從街北見甯國府第。然後入榮府角門。換轎班抬至垂花門外。下轎步入垂花門內。由穿堂轉出屏風後三間廳房。始至賈母正房大院。而又先見兩旁遊廊廂房。掛着各色雀鳥。台階上坐着幾個穿紅着綠丫頭。而後進房見賈母。匪特借黛玉眼中形容賈府富貴氣象。正所以鄭重黛玉入賈府也。

黛玉見賈母。正欲下拜。早被賈母抱住。攬入懷中。心肝兒肉叫著。大哭起來。黛玉也哭個不休。衆人慢慢解勸住了。方拜見了賈母。寫得情景逼真。

賈母指邢王夫人及珠大嫂。令黛玉一一拜見。又命人請出迎春探春惜春。互相見禮。藏下鳳姐寶玉。另作跌宕。文不直。

肌膚微豐。身材合中。腮凝新荔。鼻膩鵝脂。溫柔沉默。觀之可親。此迎春像贊也。而木訥柔懦之狀。宛然。削肩細腰。長挑身材。鵝蛋臉兒。俊眼修眉。顧盼神飛。文彩精華。見之忘俗。此探春像贊也。而美侑多能之象。畢露。獨惜春以年小未足形容。固文章變換法。然姿貌平平。亦可想見。

賈母問黛玉常服何藥。答以人參養榮丸。謂黛玉此生。養於榮府。而完於榮府也。

黛玉正與賈母叙談。忽聽後院中有笑聲。說我來遲了。不曾迎接遠客。未見

其人先聞其語。寫鳳姐別有風神。

黛玉思忖。這些人個個斂聲屏息。來者是誰。這樣放誕無禮。祇一語。寫出賈母庭幃之肅。鳳姐恃寵而驕。

黛玉正在思想。只見一羣媳婦丫鬟。擁着一個麗人。從後房進來。打扮得金碧輝煌。與神妃仙子無二。便如列禦寇御風而來。令人目眩神怡。寫得聲色俱到。

鳳姐一雙丹鳳三角眼。兩彎柳葉掉梢眉。身量苗條。體格風騷。粉面含春威不露。丹脣未啓笑先聞。活畫一脂粉隊裏英雄。敢作敢爲麗者。

黛玉起身相迎。賈母笑道。你不認得他。他是我們這裏有名的一個潑辣貨。南京所謂辣子。你祇叫他鳳辣子就是了。先聞其笑。繼聞其語。既見其粧。又見其貌。今又聞賈母戲呼綽號。便知非尋常巾幗。且知爲老人寵愛有權勢。

之人。可謂加等寫照。然不揣爲鳳姐設色也。以黛玉婚姻。雖由寶釵交歡。襲人播弄。王夫人攬撥。賈母背盟。而迎合以成之者。實在辣子。故於黛玉入賈府之初。奮筆書之。惡之也。

婦人潑辣不足畏。美人而潑辣。難乎其爲丈夫矣。

鳳姐自幼假充男兒教養。學名王熙鳳。何以胸無點墨。想見小時頑不受教。鳳姐既假充男兒教養。其雙趺不裹可知。故後文潑醋。一脚踢開房門。讀者據此。便擬爲旂人。不亦少所見乎。

鳳姐攜着黛玉的手。上下細細打量一回。笑道。天下真有這樣標緻人物。我今日纔見了。祇贊一語。便覺黛玉之美無倫。

鳳姐於賈夫人情面兩疎。乃見黛玉而念及。且至用帕拭淚。此仰體賈母痛女之心。而爲是假惺惺也。希意旨。工趨奉。於此已見一斑。

黛玉往見兩舅父。隨邢夫人坐車出西角門。往東過榮府正門。入一黑油大門。內至儀門前下車。度其處必是榮府中花園隔斷過來。房廊廡廡。悉皆小巧別緻。不似那邊軒峻壯麗。此亦文章變換法。若一律軒峻壯麗。便覺平板。且與賈母賈政所居無區別。

黛玉由邢夫人處坐車至榮禧堂。爲榮府正室。軒昂氣象。又與賈母處不同。迎面一個赤金九龍青地匾。御書榮禧堂。一副烏木鑿銀對聯。上寫座上珠璣。昭日月。堂前黼黻煥烟霞。款落東安郡王穆蔭拜手書。寫得莊重之至。然日月烟霞。皆轉瞬卽過。故聯款穆蔭。謂莫以富貴爲足恃也。不必讀至後文。已知賈家富貴不長久。

王夫人時常居坐。偃息亦不在這正室。只在東邊三間耳房。及黛玉進入耳房。又有丫頭請往東廊三間小正房相見。此處陳設華麗。桌上堆有書籍。爲

賈政居坐偃息處也。賈政現在服官。傳宣出入。必須正室便捷。然公然居之。而使賈母賈赦居偏院。又覺尊卑不順。故賈政夫婦雖居正室。而王夫人居坐偃息。則在耳房。賈政則在東廊小正房。此作者細心之筆。却爲讀者易忽之文。

黛玉請見賈赦賈政。爲不可少之文。却是極可省之筆。妙在賈赦推身上不好。賈政齋戒未回。都不相見。最爲簡潔。

王夫人囑黛玉道。我有一句話囑咐你。你三個姊妹。倒都極好。一處念書學針線。或偶一頑笑。都有儘讓。我最不放心的。卻有一件。我有一個孽根禍胎。是家裏的混世魔王。今日因廟裏還愿去。尙未回來。晚間你看見便知道了。你以後只不要睬他。你這些姊妹。都不敢沾惹他的。說得寶玉身如刺蝟。令人不可嚮邇。豈知是絕無脾氣。極好性兒。多情多義之翩翩公子耶。而夫人

之爲是言者。一爲黛玉釋嗔怪之心。一爲文章作反振之勢。

黛玉素聞母親說。有個內姪。乃啣玉而生。頑劣異常。不喜讀書。最喜在內幃廝混。外祖母又溺愛。無人敢管。今見王夫人所說。便知是這位表兄。寶玉未出面。已三錫佳名。曰淫魔色鬼。孽根禍胎。混世魔王。旣名聞於貿易之人。復騰達於閨閣之耳。孩提之童。何修得此。

黛玉向王夫人陪笑道。舅母所說的。可是啣玉而生的這位表兄。在家時。記得母親常說。這位哥哥。比我大一歲。小名就叫寶玉。性雖憨頑。說待姊妹們極好的。此殆賈夫人在生時。欲爲訂婚姻之言。故將寶玉年紀與黛玉比較。而又恕其憨頑。取其待姊妹極好也。

黛玉又道。况我來了。自然和姊妹們同一處。兄弟們自另院別室。豈有得沾惹之理。雖明知表兄喜在內幃廝混。然親戚男女。自必別院異居。此依理而

言且爲下文作反襯。

王夫人笑道：「你不知道。他與別人不同。自幼因老太太疼愛。原同姊妹們一處嬌養慣的。若姊妹們不理他。他倒還安靜些。若和他多說一句話。他心上一喜。便生出許多事來。所以囑咐你。別睬他。他嘴裏一時甜言蜜語。一時有天無日。瘋瘋傻傻。只休信他。較前冷子興買夫人及王夫人先時所說。更爲切實。然紛紛談言。迄無一中。」

黛玉不往鳳姐處。是闕筆。往是贅筆。妙在王夫人同黛玉行過鳳姐屋子。指給黛玉道：「回來好向這裏找他。筆周而不贅。」

賈母用膳。李紈捧飯。鳳姐安箸。王夫人進羹。迎春姊妹與賈母同桌。王夫人旁坐。紈鳳立於案前勸讓。飯畢。賈母吩咐各散。王夫人始領着紈鳳退去。家庭之間。同於宮幃之肅。此旂禮也。然習於旂禮。不必定爲旂人。

賈母問黛玉念何書。答以剛念了四書。黛玉此時。豈止念四書。亦謙沖之詞耳。

黛玉正問姊妹念何書。只聽外面一陣脚步響。丫鬟報道。寶玉來了。來法與鳳姐又不同。更覺精神之至。此時不獨黛玉心中眼中。急欲一看。是怎生個懶懶人物。卽讀者亦急欲一看。是怎生個頑劣兒郎。

寶玉頭戴束髮嵌寶紫金冠。齊眉勒着二龍搶珠金抹額。身穿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紅箭袖。束着五彩絲攢花結長纒宮縵。外罩石青起花八團倭緞排穗褂。登着青緞粉底小朝靴。以如寶似玉之人。而加以玉琢金粧之飾。真要
看殺衛玠矣。

黛玉入賈府。先見賈母。次見邢王夫人。次見李執迎春姊妹。次見鳳姐。至晚飯後。始見寶玉。乍見面。又被賈母命去見王夫人。換衣回來。而後覲面。千呼

萬喚始出來。極得急脈緩投之法。

黛玉看那寶玉。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曉之花。鬢若刀裁。眉如墨畫。鼻如懸胆。睛若秋波。雖怒時而似笑。卽瞋視而有情。及換了冠服回來。越顯得面如傅粉。脣若施脂。轉盼多情。語言若笑。天然一段風韻。全在眉梢。平生萬種情思。悉堆眼角。如此玉質金相。不負媧皇所煉。然而羨煞寶釵矣。寶玉看那黛玉。兩彎似蹙非蹙籠烟眉。一雙似喜非喜含情目。態生兩靨之愁。嬌襲一身之病。淚光點點。嬌喘微微。閑靜似嬌花照水。行動似弱柳隨風。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如此花容月貌。不愧仙姑所修。然而妒煞寶釵矣。黛玉一見寶玉。驚道。倒像在那裏見過的。寶玉亦笑道。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靈心猶未泯。約略認前生。

寶玉問黛玉表字。黛玉答以無字。寶玉笑道。我送妹妹一字。莫若顰顰二字。

極妙。黛玉十年不字。今得寶玉而字。其字與寶玉也審矣。

顰字爲西施專美之稱。黛玉得此爲字。其有西施之美可知。然西施之外有東施。黛玉之外。安得無寶釵乎。

寶玉問黛玉有玉沒有。黛玉答說沒有。登時發作起狂病來。摘下那玉。狠命摔去。玉雖未碎。黛玉芳心。却被此一摔碎矣。

賈母摟了寶玉道。孽障。你生氣要打罵人容易。何苦摔那命根子。寶玉滿面淚痕道。家裏姐妹都沒有。我說沒趣。如今來了個神仙似的妹妹。也沒有。可知這不是個好東西。或問此是何說。余曰。寶玉啣玉而生。以爲人所恆有。及知姐妹俱無。似覺踽踽涼涼。故曰無趣。然物必有偶。天旣生我而有玉。必更生一玉以偶之。但不知爲何如人耳。如其佳也。則我之玉。便如瑤環之可珍。否則等於瓦礫之可棄。其平日之處心積慮如此。今見如神仙中人之黛玉。

而無玉。得毋非我之偶耶。斯人而不爲我偶。則我之偶。決非神仙中人可知。我之玉。旣不能偶此神仙中人。則亦瓦礫而已矣。佩之何益。故擲而碎之也。迨賈母謊以妹妹本有玉。殉母葬去。始仍帶上。無別論。其心事可想。或曰。孩提之童。卽知此乎。曰。後文警幻仙姑謂寶玉天分中生成一段癡情。旣曰天分生成。何分少長。不觀晬盤獨取釵環脂粉乎。而又何疑焉。

黛玉爲還淚而來。尙未有淚。而寶玉先見淚痕。猶之索賈者。先自破鈔作一東道。

賈母命將寶玉挪出套間。煖閣。把黛玉暫安置碧紗櫥裏。等過殘冬。再與他們收拾房屋。另作一番安置。賈母以寶黛旣已聯姻。便應名正言順。分開居住。因年內匆匆。暫爲合住。而婚姻之說。遂秘而不宣。然此時尙祇秘過殘冬。不想後來竟秘到底。

寶玉道。好祖宗。我就在碧紗櫺外牀上狠妥當。何必出來鬧你老祖宗。不得安靜。賈母想了一了。說也罷了。碧紗櫺外較套間尤爲密邇。賈母極不應許之。而竟許之者。蓋以婚姻雖訂。其事未宣。兩小無猜。不妨權爲將就。櫺外套間總屬一樣。混過殘冬。再爲隔閡。所以一俯仰間而卽許之也。詎殘冬度罷。薛氏又來。促屋而居。便覺人稠地密。不旋踵。黛玉因父病歸省。賈璉護黛玉同行。秦氏夭逝。黃泉鳳姐協理喪事。事同娟集。人似蜂忙。故黛玉重來。房屋依舊。而且元春有椒房之喜。省親鳩別墅之工。梨香院中人。且騰挪僻處。更何有金屋貯嬌省親後。又奉元妃命。同住大觀園。形迹旣不能區分。姻事更不便揭曉。以是一秘再秘而終秘也。嗚呼。一時同房共處之遷就。適成後日奪婚背盟之機關。君子觀於此。而爲寶黛憂。不暇爲同居喜矣。

或曰。賈母欲過殘冬。另作安置。分明以表兄妹同居不便。何所見而謂因婚

姻隔閡乎。女門生蓮仙女史答之曰。先生蓋由後文而知前文也。後文邢岫烟命薛蝌聯姻。邢夫人以與寶釵有姑姪名分。同住園中不便。欲將邢岫烟搬出園來。可知一訂婚姻。卽拘形迹。從堂姑姪。且不可同居一園。而况小夫婦乎。賈母止之者。以寶釵究非薛蝌比也。若使薛蝌在園。則邢岫烟搬出。不待終日矣。以是知賈母之欲另安置。爲寶黛已訂爲夫婦也。若僅以表兄妹之嫌。決不拘此形迹。何以知之。湘雲寶釵均與寶玉爲表姊妹。湘雲來。則與黛玉同榻。與寶玉臥房呼吸相通。寶釵蘅蕪苑。亦與怡紅院相距不遠。湘雲共之。寶琴共之。不聞賈母有以隔閡之。以是知賈母欲另安置。不爲表兄妹也。余笑曰。蓮仙不獨善讀書。且善窺吾之讀書。

黛玉明知與寶玉有婚姻之約。似不便同居一處。然雛鳥依人。未能自主。而且訂婚之事。賈母既秘而不宣。則亦安其表兄妹之常而已。迨日就月將。

不聞揭曉。金相玉質。大肆陰謀。始皇然懼而悄然憂矣。然此時則固不措意也。哀哉。

賈母見黛玉帶來王媽媽既老。雪雁又小。因將自己丫頭名喚紫鵲鸚哥者。給與黛玉。黛玉何幸而得紫鵲。紫鵲何修而事黛玉。從此主僕流芳。千秋鼎盛。懿與休哉。

黛玉所帶女使。僅一老一小。其餘服飾。亦不麗都。想見林家不豪富。

羣婢中獨詳叙襲人。以其能襲取黛玉婚姻。以與寶釵耳。如潛師夜襲之襲。非花氣襲人之襲。而後文引花氣襲人爲證。乃作者故韜其意。不使讀者一眼窺破耳。

襲人本名珍珠。賈母因溺愛寶玉。生恐寶玉之婢不中任使。素知襲人心地純良。遂與了寶玉。此與大有分教。木石良緣。生被賤人拆散。金玉怨耦。強從

暗地撮成。祖業由是隳頽。家口亦遭顛沛。所謂一星之火燎原。一着之差覆局。作者書此。有隱痛焉。

珍珠爲世寶貴。且有絳珠在上。淫賤襲人。烏足以當之。奪其名。不獨不准犯絳珠之諱。且不使與瑞珠寶珠平列也。

紅樓文章分底面。如寶玉改襲人之名。謂因姓花。故用花氣襲人之句。此面子文章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於寶釵襲人尤甚。

襲人服侍賈母時。心中眼中。只有一個賈母。跟了寶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個寶玉。其得新忘故之心。已可概見。後嫁小旦蔣玉函。心中眼中。定祇有蔣玉函。若使如蔣玉函而得數十老斗。其心中眼中。定只有數十老斗。嗚呼。如襲人者。豈非紅樓中第一不足齒之人哉。又副冊載其名。有辱此冊矣。

賈母以紫鵲與黛玉。以襲人與寶玉。謂襲人心地純良。勝於紫鵲也。豈知外

似純良。其中叵測哉。假使賈母當日以紫鵲與寶玉。以襲人與黛玉。則忠主者斷無別營狡窟之心。貪淫者惟切雨我公田之望。木石既早諧花燭。家業仍相繼隆昌。豈不甚善。乃間錯而與。於是忠赤無所施其術。狡淫得以售其奸。而事事乖違。家道亦遂衰敗而不可問。顧一細事耳。其有關係如此。此賈榮二公所謂運數合盡也。

林黛玉見寶玉爲他摔玉。至夜回房。便淌眼抹淚的傷感。還淚之說。此是破題。

甫敘黛玉入賈府。卽接敘寶釵投賈府。所謂起而相乘者是也。開首敘薛家。卽是倚財仗勢。蟻理逞兇。以視林府。何啻天淵。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判斷葫蘆案

李執青春喪偶於膏粱錦繡之中。竟如槁木死灰。一概不聞不問。惟知侍親。

教子。外則陪侍小姑等針黹誦讀而已。幽閑貞靜。爲紅樓中極有德行之人。故特筆書之。

黛玉在賈府。所慮惟老父。足見孝思。

小沙彌一爲門子。便知官中利害。所謂近朱則赤。近墨則黑。以其能染於習也。

護官符三字。頗新穎。今之巧宦皆有之。

門子道。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寫本省最有權勢極富貴大鄉紳姓名。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人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也難保。鄉宦土豪。能爲地方官之害。到處皆然。古今同慨。是以強項令。每不能容。

賈王史薛。如唐之金張許史。然薛氏富而不貴。同列殊忝。

馮淵買英蓮。既設誓不娶第二個。便是納爲正妻。薛蟠奪之。是奪人妻也。奪

人妻而斃其人之命。負兇犯名。遭官司累。雖強梁而實笨。伯故號獸霸王。若其妹。奪人夫而亦制其人之命。無機詐迹。無篡奪痕。外柔順而內深沉。得不謂之女曹瞞歟。

薛蟠打死人命。如沒事人一般。所僥倖者。賈雨村治獄耳。否則一強項董宣。足以殺之。雖強何爲。其獸實甚。

賈雨村因蒙皇上隆恩。起復委用。竭力圖報。不忍因私枉法。其初念未嘗不佳。奈何一轉移間。而人欲戰勝於天理哉。故聖人於患得患失者而鄙之也。門子聽了雨村之言。冷笑道。老爺說的何嘗不是。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天下古今治國大弊。爲小沙彌一言道着。可勝歎哉。

門子爲雨村畫策。僞託乩仙判案。假神騙人。畢竟不離本行。

賈雨村得賈王之力。起復委用。今將薛蟠命案葫蘆了結。疾忙修書分致賈